

滦河文化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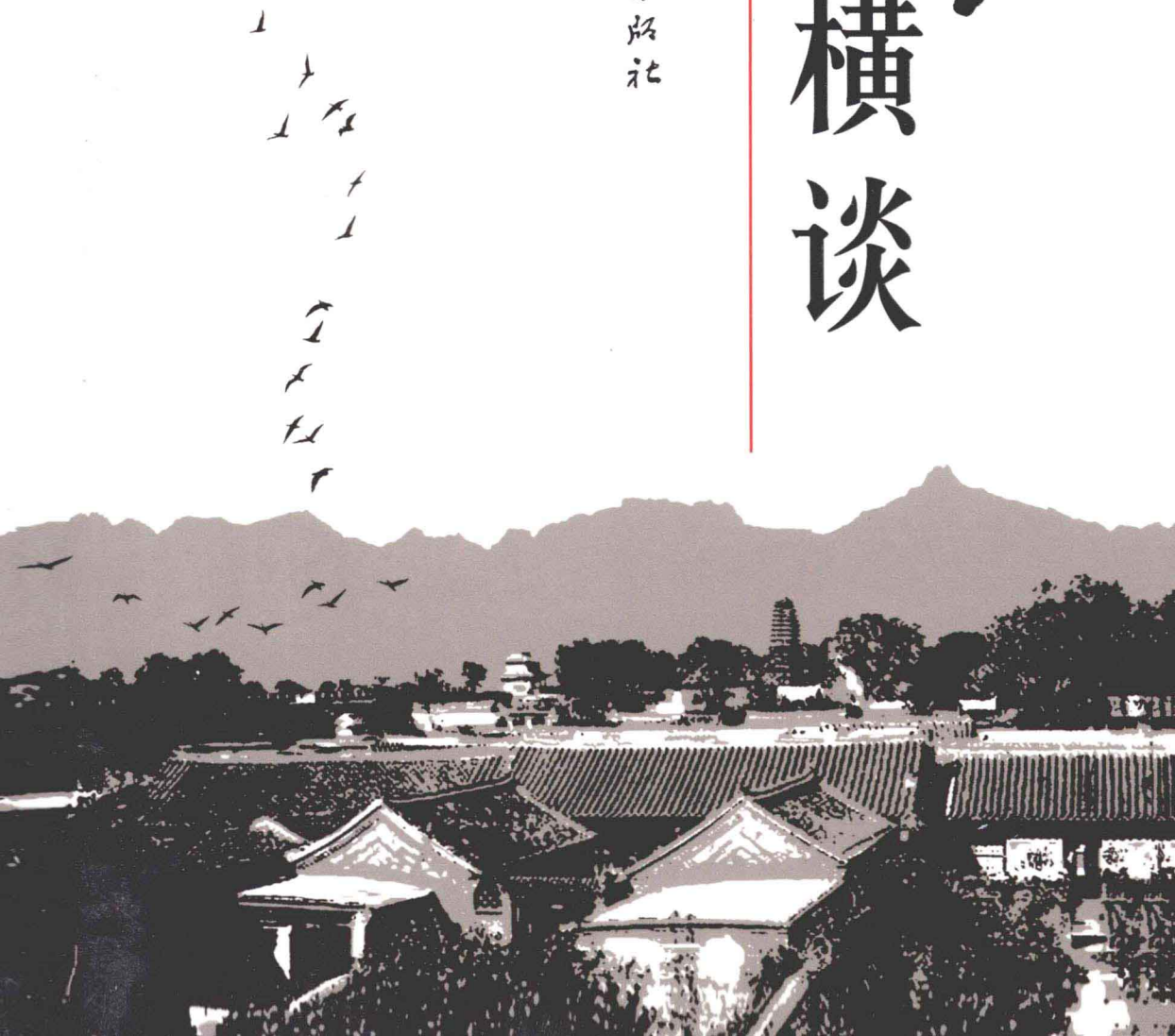
碣石



纵横谈

董宝瑞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碣石纵横谈

董宝瑞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碣石纵横谈 / 董宝瑞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8
(滦河文化丛书)

ISBN 978-7-5059-7714-3

I. ①碣… II. ①董… III. ①山 - 介绍 - 昌黎县

IV. ① K9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 第 175308 号

书 名	碣石纵横谈
作 者	董宝瑞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郭 锋
印 刷	昌黎文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9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714-3
定 价	5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笔花墨雨看丰年(代总序)	刘向权 张墨瑶(1)
写给《碣石纵横谈》(序)	吴文良(4)
声名煊赫的中国历史名山	(9)
古老而神奇之“碣石”今在何处	(13)
《山海经》和《禹贡》的相关记载	(21)
“《禹贡》之碣石”并非在两地	(29)
苏秦何以说燕国“南有碣石”	(38)
郦道元笔下的海望碣石山之景	(47)
古代的碣石山并未沉入海底	(52)
曹操“山岛竦峙”诗句新释	(57)
始皇刻铭之“碣石门”今何在	(61)
唐太宗刻石纪功的“汉武台”	(67)
曹操“东临”的“碣石”究竟在哪里	(72)
《碣石篇》的“艳”义之正解	(79)
《三国演义》的“碣石”在何处	(84)
并不难解的“小碣石”之谜	(90)
“姜女坟”礁石并非“碣石”	(96)
历史上并不存有一串“碣石官”	(99)
秦汉时“碣石”何以称“神岳”	(105)
不应忽略一地之历史沿革	(114)
北朝两位帝王登临的碣石山	(117)
古时的碣石道与长峪谷	(121)



碣石纵横谈

碣石之险与榆关之雄	(129)
怪异诗人刘叉与《爱碣石山》	(138)
“幽隐涵怪诙谐”的《碣石志》	(143)
野湖山、七里海与沧海桑田	(148)
古海蚀平台与海市蜃楼之景	(155)
碣石山的神话与传说	(159)
古代诗词歌赋中的“碣石”	(166)
碣石山的名胜古迹	(172)
“性乐山”的李大钊与碣石山	(191)
伟人毛泽东心目中的“碣石”	(203)
碣石考辨之絮语	(208)

附录:

碣石之谜	马 恂(213)
碣石考	谭其骧(216)
碣石考	高洪章 董宝瑞(221)
碣石考	刘起釭(227)
碣石是山不是石	郭继汾(241)
“碣石官”质疑	董宝瑞(244)
“神岳”碣石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	董宝瑞(249)
古今碣石为一山	董宝瑞(258)
神岳名山碣石记	董宝瑞(273)
碣石山记	董宝瑞(275)

后 记	(276)
-----------	-------



笔花墨雨看丰年

——代总序

古时,左史书言,右史书动。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成立肇始,便双向动作,即办刊出书与专题研讨同步进行。所谓书言与书动互为结合,相得益彰。

滦河文化丛书便是书言与书动的结晶。

滦河古称濡水,自唐始称滦河。源自塞外高原,流经内蒙古、辽宁、河北近三十个市县(旗),汇聚大小支流五百余条,流域面积近四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余万。她以波澜壮阔之势,过草原,穿燕山,一泻千里,直入渤海,可谓幅员辽阔,源远流长。

悠远的滦河,孕育了璀璨的历史文化。她是中国五千年文明靓丽的一枝,独具特色,博大瑰奇。她和黄河、长江一样,哺育了世代先民,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滦河流域山青水碧,美丽富饶。兴洲河、伊逊河、武烈河、老牛河、柳河、瀑河、撒河、青龙河等百川入滦;碓山、雾灵山、七老图山、八仙桌山、苏克斜鲁山、军都山、大青山、八面峰等,千峰竞秀,自古为形胜之地。

滦河流域要冲之地众多,是连接中原和北方少数民族的纽带。《木兰辞》中“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胡骑声啾啾”的燕山;唐代王昌龄边塞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卢龙紫塞;“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的元代皇城上都,“封墨胎氏于孤竹,城黄洛”的滦州古镇……耸立于滦河之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滦河流域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处,多民族杂居错位,从山戎、匈奴、东胡、乌桓、契丹、蒙古、鲜卑、库莫奚、女真、满族等诸多民族的交融演变,到现代的汉、满、回、蒙、壮、锡伯、佤佬等二十多个兄弟民族和谐共处,折射出滦河流域华夏民族发展历史的缩



影。

人类的生存,水是命脉,人类活动所造就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皆称为文化。我们都从滦河走来,滦河是我们共同的安身立命之本。

滦河文化研究的宗旨,一是寻找,寻找的过程是挖掘、整理、归纳、提取、升华。二是弘扬,弘扬滦河文化的个性价值,振奋当今人类的精神,观照现实,激扬人文动力。这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需要,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滦河文化是滦河流域各个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各民族精神的呈现,这就是文脉,从古到今流传下来,并且要赓续下去。滦河流域内,且不论内蒙古、辽西等地的亮点,仅就河北省的承德、唐山、秦皇岛三市而言,便有孤竹方国、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清东陵、碣石山(含五峰山)、曹妃甸等有实有史的文化象征;重大事件便有秦皇刻石宣威、曹操东征乌桓、辛亥滦州起义、长城抗战、冀东抗日暴动等惊魂动魄的史诗。以唐山开滦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世界瞩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遵化县的“穷棒子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是整个中国的形象;七十年代“青石板上创高产”的沙石峪,被称之为“当代愚公”。这两件事实,作为一个传承,便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当今科学发展的强势下,传承这种精神尤为宝贵。

滦河流域自古以来,农耕与游牧,南方与北方,柔性与阳刚,在这里融汇嬗变,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文化特式。由此所产生的名门望族、文化名流、政界显要、科技精英都明显呈现着滦河文化的个性元素。伯夷、叔齐、窦仪、张觉、谷应泰、张佩纶、曹雪芹、史梦兰、李大钊、成兆才等等前哲先贤,灿若云锦,无不昭示着滦河文化的神采。

产生于这里的民间艺术,更具备了绝无仅有的特色。皮影戏、乐亭大鼓、评剧、地秧歌、民歌、吹歌……都是滦河流域独特人文背景下的产物。它们均被国家登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惟其唯一,才是价值。

尤其提到的是以乐亭刘家为代表的老吹商业的辉煌,它是冀商的代表,在中国商旅中有较大影响,非常明显地表达着滦河文化的特征。凝固了的文化景观,大如长城以及各地的山川古迹等以物质状态呈现的文化符号,无不彰显着滦河流域文化的个性。

滦河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研究滦河文化就是在构建和装饰这个家园。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过多看重的是时尚,过多迷恋的是物欲。但是,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高地,谁占领了这块高地,谁就掌握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文化研究既有科学的精深严谨,又像艺术一样美妙动人。滦河文化研究,首先是历史文化的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类走过的路就是历史,割断数千年的深厚文明史,只有“当代”,而无“历史”,人类世界就是一个单薄而苍白的平面。人类要追寻漫长的文明过程,洞察人群进化的奥秘,感受千百年来的苦难和欢乐,审视千百年的坎坷和辉煌。我们知道,当今的人类会从一片甲骨探知一个古国的存在,从一块残碑可以厘清一场战争的过程,从一粒古莲子可以考究植物的繁衍和劳动的进化……实践证明,人类可以从文化研究中,得到贯通古今的智慧,培养对未来人类的命运关怀,受到理性和良知的陶冶……文化研究将使人们受益匪浅。

当今的人类逐渐认识了文化的价值,比如说古老的皮影戏,似乎不再时尚,可是由它衍生出来的文化品种却充满了诱惑力。2006年走俏央视春晚的“俏夕阳”,就是从皮影戏衍生而出。早年流行的歌曲“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便是由京韵大鼓演变出来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目前形成的国学热,正是文化寻找的集中表现。国学的精粹被我们丢弃了很多,正是需要寻找的。学者们以通俗的形式出现,应和了年轻一代的心理。

滦河文化需要传承的东西很多,如前所述都在研究的范畴。

滦河文化是地域文化,中华大文化皆由地域文化而构成,每个地域文化的个性,造就了中华大文化的博大和魅力。滦河文化研究的目标,是逐步融入中华大文化的整体,为中华大文化增姿亮彩。

《滦河文化丛书》的编选范围很广,流域内古代与现代重大题材,凝固了的人文景观,流动着各界符号都在被选之列。凡是滦河流域内的专家学者,或熟谙于滦河文化的文化名流,都可以著书成卷,交《滦河文化丛书》付梓。

《滦河文化丛书》以求质不计量、求精不求全的原则,陆续出版,川流不息。热望学者方家殚精竭虑,贡奉佳作。

《滦河文化丛书》力争达到:

立品如岩上松,必历千百载风霜,方可柱明堂而成大厦。

检稿如璞中玉,经磨数十番沙石,乃堪作玉玺而宝庙廊。

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会长 刘向权

《滦河文化研究》主编 张墨瑶



写给《碣石纵横谈》

新的一年到来,获悉董宝瑞研究滦河流域和秦皇岛地区远古文化的象征——碣石山的专著《碣石纵横谈》即将出版,深感欣慰。

与宝瑞相识,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后期。当时,我们都是文学青年,经常参加唐山地区文化局组织的文学创作班之类的活动。也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接触他写的有关碣石的文章。1979年,我由唐山调回秦皇岛市,在秦皇岛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汪洋》当编辑,分管散文和诗歌,转年即为他在《汪洋》上刊发了散文《夜宿仙台》。正是这篇记述碣石山主峰仙台顶风光的文章,勾起了我对碣石山的神往。80年代初,我和宝瑞以及马嘶、胡天启、金占亭等人在花山文艺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散文集《燕山漫步》,宝瑞入选的散文是《碣石观海》和《五峰长翠》。《碣石观海》以优美的散文笔法,对碣石山的神奇具有沧桑感的诉说和描绘,再次撩起我对碣石山的兴致,最终促成我对近在咫尺的碣石山首次造访。时至1982年,为挖掘和宣传古碣石地区的文化、历史,《汪洋》开辟了《碣石苑》专栏,宝瑞成为了首选约稿人。他不负众望,连续写出了《碣石考三题》、《碣石门拾趣》、《〈碣石志〉轶闻》等文章在《汪洋》刊发;接着,又写出了追溯整个古碣石地区历史脉络的《碣石史话》,并自1983年起,在《汪洋》开始连载。应该说,他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提升了《碣石苑》这个栏目的厚重感和品位,在秦皇岛的文化界引起了关注。此时,我才了解到,宝瑞的笔在描绘碣石的壮美之外,正在伸向碣石的历史源头,进行着钩沉和求索。

一晃,30年过去了。宝瑞当年那种于碣石亦文亦史的兼顾,似乎仅是发端。多年来,他在这个有着深厚历史与文化积淀的碣石之域,满怀深情和执拗地开掘耕耘着,不仅创作了不少闪烁地域灵光的文学作品,也写出了有相当数量和分量的学术研究的文章和论著,其中包括李大钊研究、地方史研究、碣石考辨,以及党史、地方文化艺术研究等诸多方面,走出了一条融写作与治学为一体的“作家学者化”之路。在这一时期,我从品读宝瑞之文,



到品读宝瑞之人,都受益匪浅。在秦皇岛的文友中,他成为了我比较欣赏和敬重的一位。

其对文字的那种专注和执着,是我抱以欣赏和敬重的首因。从当年作为文学青年开始,宝瑞几乎无刻不在写作,从来没有听他讲过想搁笔赋闲。他以艰苦的写作为业,以文字变成铅字为乐,30多年来数以百万计的作品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垒起来的。单就碣石研究而言,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他在这方面的探索与研究从未间断过,或可说已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自己曾说过,碣石是他心中的情结。多年来,凡是与碣石有关的文字,他是从来不放过的,非要求索个所以然不可;凡是落笔关于碣石的文字,他总是苦心经营,常常是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他除了有多篇碣石研究的论文发表外,如今,又能够拿出一册书稿来纵横而谈,背后若没有苦心钻研、孜孜以求而获得的充实成果,是不敢如此潇洒的。正是对碣石专注而执着的研究,使他写的有关碣石的考辨文章,言而又据,底气十足;使他对古今碣石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成为秦皇岛乃至全国的碣石研究专家。值得一提的是,他是秦皇岛的文人中,较早使用电脑写作的高手。自2005年10月起,年近花甲的宝瑞在和讯博客建立了自己的门户——“昌黎·碣阳书斋”,我和不少人一样,是他的博客忠实的读者,和很多人建而废弃或者摆荒相比,他专注和执着地坚守着这一平台,至今贴出了各种各样的文章两千三四百篇以及众多照片,在网络世界打造了一个文图并茂的个人资料库。

其对治学严谨的态度和敢于提出独到见解的精神,是我抱以欣赏和敬重的次因。关于碣石的地点,自汉至清异说纷纭,计有十来说之多。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考古挖掘的发现,碣石地点之说又有所增多,给悬而未决的碣石考辨增加了难度。宝瑞对碣石的研究,注定是一种迎难而上的学术之征旅。在众多的谜团中理清思路,从而建立一家之说,非有严谨的治学资履是无法实现的。宝瑞并不因为碣石山在自己的家乡,便把古今碣石想当然地归于昌黎,而是老老实实在地认真研读史料,老老实实在地作实地勘察,以充实的考证成果说话。他是秦皇岛文人中较早购置全套影印版《二十五史》的人,为考证碣石,他不知把《二十五史》及有关地方志书翻阅了多少遍。他曾到北京、天津等地图书馆查阅有关史料。为验证史料的有关记述,他几乎踏遍了碣石山的一石一草。正是这样的经历以及所得,即便面对的辩论对象是业内权威学者,他仍有胆有识地把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盘托出,肯定应该肯定的,否定应该否定的。他甚至不顾有些辩者的讥讽,以平和之



心说理,以有据之理服人。应该说,宝瑞对家乡是十分热爱的,但他在治学上并不感情用事。如有人借昌黎县境发现一本清朝末年编修的家谱,断定唐朝大文学家韩愈祖籍在如今的昌黎之地,他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这是在混淆古今昌黎的地域概念,误把古昌黎当作今昌黎。为防止以讹传讹,他相继写出论文,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

此外,我比较欣赏他的行文风格,尤喜爱他文史研究文章的笔触,我把它归结为文化散文。多年来,宝瑞是以散文创作见长的,有熟练运用这种文体的能力,也许是因为这种得心应手,使他在写起文史研究文章时很自然地把散文的精华融入其中。他写的文史研究文章极少学问文化的枯燥,入笔都极其自然、优美,语言质朴无华,清新别致,娓娓动人;结构思路开阔,有史、有论,时有生动的叙述,时有幽默的插曲,时有引人入胜的描写;字里行间往往透出一种理智和灵性,言而有据,有独得之妙,有哲理启迪,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他多年精心编写的这本《碣石纵横谈》,正是体现他这种行文特征的一个范本。我是把它当作文化散文来读的,是通过他对碣石的历史、现状、传说、逸闻等多方面生动叙述的文字引领,进行了一次碣石历史文化全景观的神游的。他在这本书稿中,把资料性、考证性、探讨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炉,既有学者型的理性成熟,又有作家式的运笔美感,旁征博引,新鲜活泼,实在是吸引我阅读愉悦的原因。我相信,这本《碣石纵横谈》,会因他文笔自由的纵横而谈,而得到雅俗共赏,广受欢迎的。

如今,宝瑞并未因年过花甲而笔衰。博客上的文字依然在行走,新鲜的灵感依然在萌发,其充沛的写作精力一如当年的文学青年。或说“宝刀不老”也好,或说“老骥伏枥”也好,反正,我觉得,以宝瑞的资历和功力,这本《碣石纵横谈》绝不是他碣石研究的句号,我期待他有新的更多的力作问世。

吴文良

2012年1月于秦皇岛



目 录

笔花墨雨看丰年(代总序)	刘向权 张墨瑶(1)
写给《碣石纵横谈》(序)	吴文良(4)
声名煊赫的中国历史名山	(9)
古老而神奇之“碣石”今在何处	(13)
《山海经》和《禹贡》的相关记载	(21)
“《禹贡》之碣石”并非在两地	(29)
苏秦何以说燕国“南有碣石”	(38)
郦道元笔下的海望碣石山之景	(47)
古代的碣石山并未沉入海底	(52)
曹操“山岛竦峙”诗句新释	(57)
始皇刻铭之“碣石门”今何在	(61)
唐太宗刻石纪功的“汉武台”	(67)
曹操“东临”的“碣石”究竟在哪里	(72)
《碣石篇》的“艳”义之正解	(79)
《三国演义》的“碣石”在何处	(84)
并不难解的“小碣石”之谜	(90)
“姜女坟”礁石并非“碣石”	(96)
历史上并不存有一串“碣石官”	(99)
秦汉时“碣石”何以称“神岳”	(105)
不应忽略一地之历史沿革	(114)
北朝两位帝王登临的碣石山	(117)
古时的碣石道与长峪谷	(121)



碣石纵横谈

碣石之险与榆关之雄	(129)
怪异诗人刘叉与《爱碣石山》	(138)
“幽隐涵怪诙谐”的《碣石志》	(143)
野湖山、七里海与沧海桑田	(148)
古海蚀平台与海市蜃楼之景	(155)
碣石山的神话与传说	(159)
古代诗词歌赋中的“碣石”	(166)
碣石山的名胜古迹	(172)
“性乐山”的李大钊与碣石山	(191)
伟人毛泽东心目中的“碣石”	(203)
碣石考辨之絮语	(208)

附录:

碣石之谜	马 恂(213)
碣石考	谭其骧(216)
碣石考	高洪章 董宝瑞(221)
碣石考	刘起釭(227)
碣石是山不是石	郭继汾(241)
“碣石官”质疑	董宝瑞(244)
“神岳”碣石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	董宝瑞(249)
古今碣石为一山	董宝瑞(258)
神岳名山碣石记	董宝瑞(273)
碣石山记	董宝瑞(275)

后 记	(276)
-----------	-------



声名煊赫的中国历史名山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出于种种情由及原因,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不少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名山,而巍峨挺拔在秦皇岛西部沿海地区的碣石山就是其中的一座。

有关碣石山的最早记载,见于记述诸多上古神话传说的中国最古老的地理文献《山海经》。《山海经》在《山经》的北山经中明确载有“碣石之山”,并云“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无独有偶,成书略晚于《山海经》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尚书·禹贡》,也同样记载有“碣石”,且记有两处。《禹贡》在记“冀州”时云“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在记“导山”时云“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显而易见,这两处记载指明的是,“碣石”既为遵海入河的贡道导航标志,又为中国北方山之尽头海之畔的重要地理坐标。嗣后,“碣石”之名不断出现在一些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史书记载之中,如《战国策·燕策》记燕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史记·货殖列传》记“龙门、碣石,北多马、牛、旃裘、筋角”,《史记·天官书》记“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汉书·天文志》则明确记为:“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渤海碣石。”),《汉书·沟洫志》记“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晋朝学者伏琛在《齐地记》记“渤海郡东有碣石,谓之渤碣”,等等。此外,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倍等编纂的《淮南子·时则训》亦记有:“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博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向芝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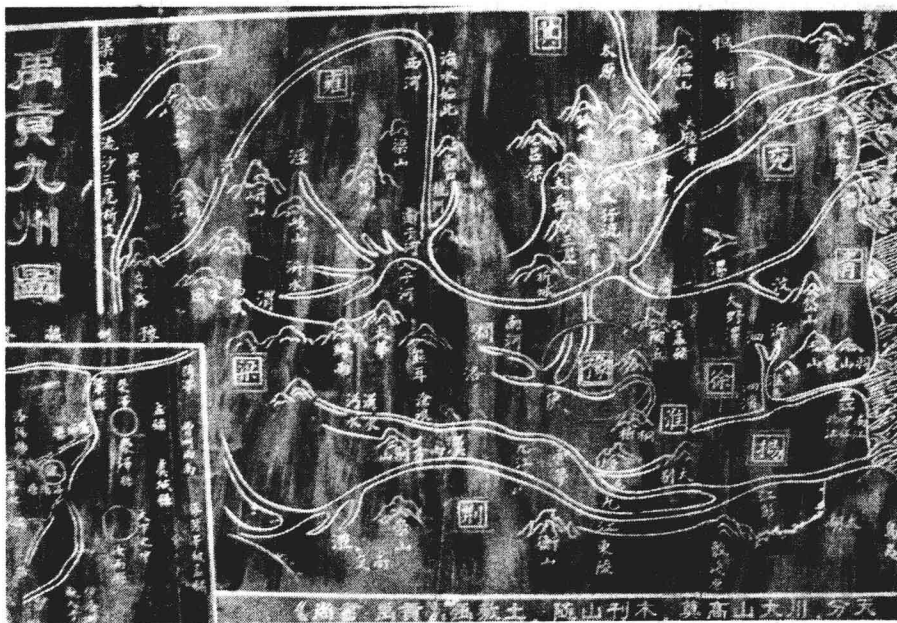
从这些古籍和史书的记载中不难得知,列入远古神话传说的“碣石之山”,成名较早,且颇具传奇色彩,早在远古时就已成为中国北方与“河”、“海”紧密关联,并有异常显著的地理坐标作用的奇险山峰了。由此可知,自



碣石纵横谈

远古时起,人们谈山论海,必提“碣石”。

“碣石之山”何以得名?查“碣石”之本义,当为可作标之石,且呈圆柱形。“碣”字本从木,通楫槩之“楫”。楫,在远古时专指作标志用的小木桩,即作标之木。《周礼·秋官·蜡氏》记有:“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置楫焉。”郑学的代表人物、东汉经学家郑玄,引述郑司农(即东汉经学家郑众,史称其与其父郑兴为“前郑”)之语注曰:“楫,欲令其帜取之,今时楫槩是也。”由此可知,“碣”字之产生,乃为取“楫”之义,专指作标之石。正因“碣”字本义在“楫”,到汉朝时用其形容山石时,产生了独立高耸之义,并引申为标识。《汉书·扬雄传》有“碣以崇山”句,唐朝训诂学家颜师古在《汉书注》注云:“碣,山特立貌。”此外,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在著《说文解字》时,明确释“碣石”为“特立之石”,并云“东海有碣石山”。追本溯源,可知“碣石之山”的基本定义为似“楫”之山,其山石独立高耸,特立一地,可作明显的标志。由此可以断定,碣石山之所以得称“碣石”,并在古地名中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是因其山形似“楫”高耸,且在北方沿海地区能够起到独特的地理坐标作用;否则,《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地理名著就无以记载“碣石之山”和“碣石”了。



▲ 《禹贡九州图》碑刻(右上角标绘有“碣石”)

数千年来,碣石山在环渤海地区的众山之中得以脱颖而出,名垂史册,除在远古时即为中国古代北方沿海地区显著的地理坐标之外,主要与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发生密切联系,变成“神岳”,特别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变成不少帝王的巡行目标和相继登临的求仙和观海胜地有关。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王——秦始皇嬴政,于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之”为“往”之意,谓到或去),并“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并”为“并行”,“并海”为沿着海岸而行)。也就是说,碣石山在秦王朝建立以后,迅即成了秦始皇的求仙和刻铭之地,并成为秦二世继承帝位后的第一个巡行目标。

到汉朝,碣石山又成为汉武帝的巡游之地。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夏四月,汉武帝刘彻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之后,“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在《水经注·濡水》记“碣石山”时,云“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到了东汉末期,被追尊为魏武帝的曹操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吟出了举世闻名的组诗《步出夏门行》(又名《碣石篇》)的第一章《观沧海》。三国时,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谥号晋宣帝的太尉司马懿征伐割据辽东、僭称燕王的公孙渊,亦曾率领大军“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晋书·宣帝纪》)。到南北朝时,又有两位帝王到碣石山登高望海。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在太安四年(458年)“东巡平州”时,于“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大飨群臣于山下,班赏进爵各有差,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筑坛记行于海滨”(《魏书·高宗文成帝纪》);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天保四年(553年)冬十月在营州一带战胜契丹凯旋而归,亦顺路到平州“登碣石山,临沧海”(《北齐书·文宣帝纪》)。隋、唐时,隋炀帝杨广于大业八年(612年)亲自节度各路大军出征高丽,路经碣石山一带;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春天,亲自统帅大军出临渝关,与高丽大战于辽东,在途经碣石山时吟出《春日望海》诗。同年秋天,李世民由辽东班师归来,“冬十月丙辰”被“皇太子迎谒于临渝宫”,“戊午,次汉武台,刻石纪功”(《新唐书·太宗纪》)。

由此可知,从秦始皇到唐太宗,在860年间,专程登临碣石山,或在碣石山下留下行迹的帝王,或帝王级人物,有八九个之多。

自唐太宗止,史书基本上不再有帝王涉足碣石山的记载,但碣石山作



为中国历史上的名山和观海胜地,依然远近驰名。辽、金以降,碣石山成为京畿附近有名的游览胜境,留下了不少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的旅迹游踪。到19世纪90年代,碣石山又成了连接关内外现代交通的铁路线上有名的游人麋集之地。20世纪初期,碣石山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发生密切联系。出生在碣石山南七十八里外一个沿海村庄的李大钊,自幼就非常神往家乡附近的这座历史名山,自1907年夏天借到天津考学归来之机冒雨闯进碣石山的“人间奇境”之后,在留学日本前后,以及到北京大学工作以后,曾多次到碣石山中游览、山居、度假,以至作过政治避难。他在碣石山中的五峰山韩文公祠写出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著作,并先后写出《游碣石山杂记》、《旅行日记》、《五峰游记》等游记和《山中即景》、《悲犬》、《山峰》、《岭上的羊》、《山中落雨》等诗歌,寄出《致郁宪章》、《致若愚、慕韩》等颇有诗情画意的信札。1924年五六月间,他在五峰山韩文公祠躲避了军阀政府的缉捕,并由此启程赴苏联首都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碣石山,在李大钊的革命生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至几乎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书中语)。

1954年夏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第一次到距离碣石山较近的北戴河海滨避暑,抚今追昔,吟出了气势磅礴的《浪淘沙·北戴河》。一句“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使得碣石山这座历史名山在当代中国一下凸现出来,格外引人注目。

碣石山作为一座声名煊赫的历史名山,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地名,自先秦时就成了不少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关注的对象。从《史记》起,历代史书留下不少有关碣石山的记载和注释,也留下不少有关碣石山的争论。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发表以后,有关碣石山的注释和解析众说纷纭,迄今聚讼不已。现在,世界进入21世纪,科学发达,信息灵通,是到了把这一在古代地理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的地名辨析清楚的时候了。

